



遇见，像天气一样无法预知
爱你，如风雪一般不能自持

呼叫 空港



四川文艺出版社

呼叫

call the airport

空港



巫山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呼叫空港 / 巫山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411-4924-5

I. ①呼… II. ①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2487 号

HU JIAO KONG GANG

呼叫空港

巫山 著

出品人	刘运东
特约监制	王兰颖
责任编辑	李国亮 奉学勤
特约策划	张 珍
责任校对	汪 平
特约编辑	四 朵 苗玉佳
封面设计	苏 涛
封面插画	苏 涛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 × 235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90千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924-5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更换。010-85526620



KUWEI

酷威文化

图书 影视



呼 叫 空 港

C o n t e n t s

Chapter 1	哦，遇见一个丑八怪	001
Chapter 2	哼，被欺负就要还手	021
Chapter 3	嘻，有约会的对象啦	047
Chapter 4	唉，她有一点点迷人	085
Chapter 5	呐，疯魔也得往前走	115
Chapter 6	呼，再见我亲爱的你	141
Chapter 7	呀，她竟然来救我了	181
Chapter 8	嗯，只是突然很想你	217
Chapter 9	呵，我女人不穿裙子	249
Chapter 10	唔，很爱很爱很爱你	283

呼叫空港

C o n t e n t s

番外一	我的灯塔	301
番外二	长久喜欢，长久痴缠	313
后记		321



Chapter 1

哦，

遇见一个丑八怪

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刻，他想起那个力大无比的救生员以及向她发布指令的始作俑者，气得牙咯吱咯吱响。

“发现目标，在右上方！”

“控制中心，这里是救援 58，里恩货运 0908 失火船只位置确认。”

沈岐用余光打量右上方，冲天的火光连浓烟和海浪都挡不住，直往上蹿，火舌像要吞掉机翼一般。她控制摇杆并问道：“绞车手，你的高位勘察。”

“目标确认，危险，高桅，大火，可能绞吊位置在船尾左边。海面风力 7 级，风向 280°，浪高约 4 米，足够海面空间，高位勘察完毕。”

“危险，如上提及，方向 124.5°，高度 20 米，指挥任务讲解。”

“脱钩后解救船上被困的七名人员，我想大概 20 分钟可以完成任务。”

“放下绞盘。”

许心宜最后检查了一遍救援工具，朝机上几人点头示意，背对海空双脚一蹬，握住一根大拇指粗的钢缆开始往下绞吊。

“向前 3 米靠右下降，向前 2 米靠右下降，向前 1 米……稳住！”

绞车手秦栩半跪在舱门处，一边朝海面张望，一边根据许心宜的手势随时调整绞车的速度和方向，以将她准确地送到目标船只上。距离近到可以直接跳上船时，许心宜给秦栩一个握拳的手势，双脚并拢跳上甲板，迅速地解开绳索。为防止绳索在半空中旋甩伤到船上人员，秦栩先将绳索收回。

狂风、巨浪、大火，压力从四面涌向螺旋桨，沈岐神情严肃，控制机身将其暂时悬停在一定高度，等待许心宜在船上的勘察结果。

这个时候，海面实时温度只有 3℃，风刮到脸上透着刺骨的寒冷。巨浪不停地拍打在船身上，将船推过来，撞过去，洒出擎天水柱般的水花，

打在脸上硬生生地疼。船员们都跑了出来，因为事发突然，他们穿着单薄，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取暖。

轮船机舱着火了，失去动力后随时可能翻船，也有可能发生爆炸。事态紧急，生命攸关，许心宜和沈岐沟通后，决定两人一组往上绞吊，老弱妇孺优先。

船上只有两个女人，因为在甲板上吹了几十分钟海风，她们的体力已经所剩无几，脸冻得发青，说不出话来。但不知是不是恐惧的心理作祟，她们在绞吊至海面十米高处时情绪突然失控，大哭起来，手脚不停地扑腾。

钢缆急速晃动，拉扯机身在高空中打了个转，直往下俯冲，像是要坠机到船上一般，船员们大惊失色，纷纷尖叫着往后退。

沈岐有条不紊地控制摇杆，拉高机头，尽量降低高度，在现有的旋转晃动中使机身平稳回到飞行状态，整个过程只有48秒。机身一稳，秦栩赶紧将两个女人拉进机舱，压低声音说道：“我靠，这要换了个人，现在我们都火海里了吧。”

“队长，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无比地爱您！”

“操作零瑕疵，不愧是我们的上帝之手！”

“说真的，我长这么大，只服过这一个女人。这操作，比大多数男人都猛了吧？下次再和潮汐基地一块儿演习，非要煞煞他们的威风不可。”

“你可行了吧，阿岐刚回来就急着表忠心啊？之前是谁和潮汐基地的通讯员打得火热？”

“我……”

“注意纪律。”

几人玩笑了几句，被沈岐打断。许心宜和秦栩动作倒是没停，将剩下的船员都救上了机舱。可是一点人数才发现，少了一个人。

舱内一个戴着深灰色卷边帽的中年男人还没从死里逃生的欣喜中缓过劲来，就立马吓得快哭了，抓着秦栩的手臂说道：“是……是我们老总，老总还没上来。求求你们了，一定要救救他，一定要救他啊！”

许心宜在甲板上没看到人影，连喊好几声都没有得到一丝回应，顿时

慌了，正要进船舱去找，秦栩急忙说道：“心宜，海面风向变了，前舱的火开始往船尾蔓延，里面很危险，你不能进去。”

“那怎么办？船里面还有一个人呢！”

“先等等。”秦栩将身子微探出舱门，再次在高空搜查，环视整个船尾不见人影，只得向船头方向搜索，忽然目光一定。

“发现目标，在船身右侧。”

火势已经到达临界点，轮船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产生的气流会被强风带动撞向飞机，届时机上的人都要完蛋。沈岐思考片刻，不得不将悬停高度调整到40米。

“飞机燃料不足，时间不多了。心宜，只有一次绞吊机会，五分钟内务必把人救上来。”

“收到。”

许心宜松开耳麦，深吸一口气，捂着鼻子朝最后一名被困者的方向跑过去，高声喊道：“先生，请到甲板这边来！”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许心宜又上前几步：“先生，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依旧没有回应，许心宜不得不往船边上靠近。走过死角区，她的视野变得开阔，也清楚地看到了那个险些被海浪拍下船的男人。

和先前衣着单薄、在甲板上瑟瑟发抖的船员们不一样，这个男人穿戴整齐，特别显眼，上身是火红色的貂皮大衣，下身是皮裤，脚蹬一双黑色烫金军靴，头戴一顶灰咖色的雷锋帽，隐约可见底下张扬的金色头发，海风吹拂着发梢。

好家伙，这一身搭配够骚气的。

许心宜正要上前，船身忽然一个大起伏，她赶紧抓住栏杆。她瞥见不远处的男人动作敏捷地拽住了防护栏，双脚一拢夹住桅杆的绞盘钉，算是扎住根基了，可即便如此，也还是因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无法平衡重心，伴随着船身的晃动不停地撞击在铁板上。

每撞一下，都会传来一声厚重的声响，男人却死咬着牙，没发出一丁点儿声音。

许心宜不由得又看了一眼男人，上前两步提醒道：“先生，飞机燃油要耗尽了，船上很危险，请尽快跟我离开。”

“我不走，你知道这船上有多少精密仪器吗？值多少钱我就不说了，都是我辛辛苦苦从英国拉回来的……”

“什么？不好意思先生，风浪太大了，我没听清。”

“我说，我不走，里恩是我的命！”

许心宜愣住，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想起“里恩”是这艘船的名字，明白过来后，便苦口婆心地劝说起来。男人转身望向船头的方向，目光定定地看着前方，没理会许心宜喊叫式劝说，直到她情急之下吼道：“里恩号马上就要沉没了，你是不要命了吗？”

男人这才缓慢地抬起眼皮，睨向她。

哎哟，这眼神充满了挑衅，许心宜强压怒气。

就在这时，船轰隆震动了一下，火势迅速蔓延过来，浓烟从四面八方将男人包围，熏得他双眼酸胀，他脚下一软，身子往下滑：“那什么……浪太大了，我……我有点犯恶心，你过来扶我一下。”

男人说这话时表情颇像十九世纪落魄的皇室王子，不管多落魄，都还是一副尊贵的模样，完全没有向人求助时要用礼貌用语的概念。此刻若非人民公仆的身份，许心宜真想上去把他揍一顿，问问他为什么要作死，为什么大家都在甲板上而他却要跑到船侧来？但她忍住了，挤出一个善意的微笑朝男人走过去。

费了好大的劲，她终于将男人拽到甲板上，不由分说地抬起他的手臂，将救援套穿进他的腋下。男人赶紧抬起手臂，挡住她：“等等，这是什么东西？”

“救援套。”

男人拎起套在身上的两条黄色套袋，眯着眼睛打量了半天，二话不说直接将套带从身上解开来：“你知道我身上这件衣服值多少钱吗？国际一线大牌 Queen 的高级定制，知名设计师 Cris 精心设计的貂皮大衣，全球限量两件，只有两件！一件在英国皇室继承人身上，另外一件就在我身上。你，

让我穿着刚从英国提回来准备参加年底商业大会的战衣，套进……这玩意儿里面？”

男人满脸写着“够胆你再说一遍”的愤怒，朝着许心宜越靠越近……

说实话，按照许心宜一贯的火爆脾气，她这时候应该直接撂冷脸了。之前有个被困者在绞吊过程中趁机抱她的腰，她气得在把对方送进医院后硬是留院观察了两个星期才肯罢休，面前这个至少得一个月才行。但是很奇怪，她非但没有生气，还莫名地在漫天的焦味中嗅到了一丝男性荷尔蒙的气息。

好吧，她承认自己是个花痴，但是也花痴得太没底线了吧？这就有点过分了，虽说面前这张脸确实够帅，仔细看看棱角分明，皮肤比女孩还嫩，颇有几分“自古桃花增美色，面若桃花虞美人”的风姿，但是——时机不对。

她继续忍。

许心宜将男人的脑袋拨到一旁，公事公办地说：“那请先生脱下战衣，我替你拿在手里，可以吗？”

男人显然是没想到她会来这么一招，一下被噎住了。

过了一会儿，他哼声道：“脱下战衣，我的风采何在？”

“你……”

许心宜在心里大骂一声白痴，长这么帅原来脑子是坏的。这时沈岐的声音从耳麦里传出来：“心宜，燃油不够了，我们必须返程了。”

“可是……”许心宜知道刚刚的对话，无线通讯频道的人都听见了，气得想跺脚，“我已经好话说尽，但被困者根本不配合，他不肯离开。”

沈岐坐在主驾驶的位置，看不见海面的情形，只能尽力用余光辨别火势。大半个船只已经被熊熊烈焰吞噬了，只剩下船尾的一截甲板尚算安全。但这份安全充满太多不确定因素，很可能下一秒船就会爆炸。机舱内获救的几名船员不知道甲板上的情况，交头接耳，十分不安。

许心宜在等待机长沈岐的最后一道指令，约有三十秒，冷静淡漠的声音传过来：“必要时，可以采取特殊手段。”

“收到。”

许心宜深吸一口气：“先生，不好意思，油耗到临界点了，我们没办法因为你一个人把这么多人置于危险之地，所以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到底上不上去？”

男人气鼓鼓地瞪她一眼，又瞪着盘旋在头顶上的航空器。S76系列直升机，长得像一只手脚笨拙的胖海豚，总是给人一种不太靠谱的感觉。

他迟疑了三秒钟，就在这三秒钟里，许心宜默认他没有拒绝，二话不说按住他的肩膀，强行将救援套给他穿上。男人没想到一个女孩力气这么大，连着挣扎半天毫无作用，眼见着就要被钢缆吊上去，俊俏的脸蛋顿时皱成一团：“我不行我不行，姐姐，我恐高。”

许心宜这回真的忍不住直接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心想早说啊，哼哼唧唧磨蹭半天还以为脑子有问题，原来只是恐高。

“弟弟，你放心，不会有危险的，在你前面的六个船员都已经被安全地送进机舱了。很快你也会安全的，不要担心。如果你实在怕高，不要往下面看，看着我。”

“不是，我……”

“弟弟，机上那么多条人命都在你手上呢。”

许心宜不再给男人说话的机会，给秦栩打手势，开始最后一次绞吊。

男人无可奈何只好盯着许心宜的脸看，不知是被勒得难受，还是在空中转得头昏，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四肢越来越僵硬，呼吸越来越急促，仿佛要吐。

看着她的脸竟然产生这种身体反应？

许心宜有点想死。

“先生，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请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机舱了！先生……”

男人看她的嘴唇一张一合，一合一张，出现了重影，好像几百只鸭子在他耳边嘎嘎地张嘴叫着，忍不住低骂一声：“闭嘴。”

很快，他闭上眼睛，长而卷翘的睫毛微微颤抖。

半分钟后，最后一个被困者被安全救上船舱。舱门关上，沈岐向基地

汇报情况：“控制中心，这里是救援 58，被困 7 人均已上机，预计半个小时送达医院。”

直到远离失火船只所在的海域上空，危险都被抛在身后，众人才松了口气。沈岐听着身后船员嘈杂的声音，嘱咐许心宜检查船员的伤势。

许心宜点点头，将脸色发白的男人安置在担架床上，小声询问：“先生，你怎么样？能听见我说话吗？”

没有任何回应，许心宜秀气的眉蹙成一团，连忙晃动他的肩膀。男人被晃得唇色发青，拳头越攥越紧，突然睁开眼睛，薄薄的唇里吐出四个冰冷的字眼：“你是牛吗？”

他沉着一张脸，凶神恶煞。

许心宜愣了一会儿，回道：“不好意思，我不是。”

.....

那就是吃牛长大的，否则手劲怎么这么大？

男人在心里嘟囔了一句，然后默默地转过脸去。

戴着卷边帽的中年男人见他醒过来，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抹了把额头的汗朝他扑过来：“周总，周总您总算醒了！可吓死我了，刚刚实在事发突然，我……我也不知道周总您还在船上，没想……”

“没想把我留在船上自己先逃命，嗯？”

“不是，真不是这样，我……”

“行了别说了，反正今天以后，里恩货运也不会再用你做船长了。”

末了，也许是嫌气势不够，这位周总还哼了一声。不过他浑身微颤，脸上汗如雨下，整个人异常虚弱，这一声“哼”效果平平，没显出气势，倒将他整个人衬得有几孩子气。谁能想中年男人突然双腿一拢，“哐当”一声朝他跪下了。

这一跪动作太猛，惊得大伙都看过来。

“周清野，我徐奉十八岁开始跟船，从二副到船长已经干了二十七年，总共遇见过十六起重大海上事故，但从来没有丢下船员自己先逃命，唯独这一次，是因为……因为我……我老婆今天生产，我都五十几岁的人了才

有自己的孩子，我……”

他话还没说完，周清野忽然在高空气流的冲撞下，伴随着机身的震荡猛一起身，灵魂出窍似的直愣愣地瞪着一双眼睛。

沈岐听见响声回头察看情况，恰好与他四目交接，一瞬间火光四射。

下一秒，他双眼一闭，身子一软，晕了过去。

秦栩赶紧替他检查身体各项机能，确定他只是短暂晕厥后，向基地报告了详情。作为此趟救援任务的机长，沈岐一直紧绷的脸在听到这句话后终于有所舒缓。

人在高空，肩负的是整架飞机上人员的生命。她飞行这么多年，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使命，所以在飞行任务中，她每一次成功率都是100%，被全队称为“上帝之手”，传奇创造者。

但是在她心里，没有荣光，只有每一次安全地飞上天空和每一次安全地回到地面。

直升机的螺旋桨高速旋转，驶向医院。

许心宜见周清野晕过去后仍满头大汗，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担心他的身体承受不住，想替他解开貂皮大衣的扣子，让空气流通。谁想这件据说是皇室高级定制的战衣，毛绒十分柔软，柔软到轻轻一拨，整个领口就沿着肩头滑了下去……

性感的喉结，光滑的皮肤，紧致的胸肌，维密秀男模标准的肩颈线条，漂亮得使此时此刻刚刚劫后余生原本应该严肃认真地思考将来，至少不可能谈笑风生的一群人，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而不得不遵从身体的本能露出笑容，放松紧张的心情甚至想要大赞一声这肌肉组织也太好看了。

秦栩见众人眼神闪烁，机舱内气氛尴尬，清咳两声：“应该是轮船突然失火，没来得及穿贴身衣服吧。”

“是……应该是。”

其余船员连声附和，也不敢多做讨论，毕竟躺着的是他们的金主。徐奉还跪着，见此情状也左右不是，愣了一瞬还是被秦栩扶起来了，一边抹

眼泪，一边长吁短叹，旁边几人纷纷上前安慰。

许心宜还没反应过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周清野的上半身。

秦栩拉了她一把：“看够了？”

“我拿过去阅男无数的眼光向你保证，他要是进了咱基地，你们这些丑男也就没什么价值了。”许心宜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用唇语表达着，“好想摸一摸。”

秦栩见怪不怪，指了指耳麦，暗示她还在任务中。也不多说，帮着给周清野重新穿好衣服。到了医院顶楼，之前接到通知的医生赶紧推着担架车过来，转运病人进行急救。

沈岐从窗口看过去，依稀只见一袭夺目的火红色皮衣，以及隐没在医护人员间垂在身侧攥握成拳头的手。

想到之前与她对视的那双眼睛，愤怒、痛苦、挣扎、恐惧等情绪纷乱复杂，隐隐还夹杂着一丝孱弱，沈岐微微皱起眉头。

但是很快，她就集中精神看向控制面板，开始返回通海救助飞行队基地。

通海救助飞行队成立于2003年，主要负责周边海域的海上遇险（难）船舶、航空器、固定设施的人员搜寻救助等工作，也积极配合地方各级应急体系，应地方政府需要执行其他海上和陆地的救援工作。

直升机刚刚停稳，其他人便迫不及待地跳下机舱。沈岐落后一步，从主驾驶位置离开时，停机坪上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她无奈地摇摇头，不得不下来检查机上装置，调整座椅。忽然视线一暗，被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吸引了目光。

是一件玉石雕刻的直升机挂饰。工艺精细，能够清楚地看到机身型号，1992年开始投入使用的国产Z-9型直升机。老一批可改装军商两用机。这种直升机曾用于救助队的人员运输和海上救护，现在主要是军部改装战机。

她的队员里没有人佩戴过这种挂饰，应该是刚刚在机舱上的某一位被困者掉的。

沈岐把挂饰收进口袋里，预备放到失物招领处。回到机库卸下头盔等装备后，她看了眼手表，加快脚步到值班室做任务汇报。

从控制大厅穿过时，一群人忽然推开玻璃门朝她拥过来，随即许心宜捧着一个蛋糕从人群后面走出来，龇牙咧嘴地冲她笑：“欢迎我们通海救助飞行大队唯一的女机长沈岐光荣回归！”

“欢迎回来！”

“阿岐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好想你啊！”

“老大，这是我们特地给你准备的惊喜，你喜不喜欢？”

沈岐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们一下机就跑得没影，不是偷懒而是来给她准备惊喜了。从通讯员、工程师到机组人员，一群人将她围在中心，热烈地欢迎她这个一年前去香港交流学习的队里的老人，好像她才刚刚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一般。

沈岐受宠若惊，又莫名有点感动。

她这人性情冷淡，平时不太爱说话，脸上没表情时就显得很有距离感。来给她庆祝的多半是队里的老人，知道她外冷内热，闹起来自然不客气，逼着她说了几句煽情的话还不算完，又攒了个局为她庆祝。

沈岐还没答应，一群人已经把晚上聚餐的时间和地点敲定了。

“是不是很意外？不要太感动，大家都是为了让你早点有回家的感觉！”

“是你的主意？”

“不是，是咱们大家的主意，不过这个惊喜是我特别策划的，我就知道你会很喜欢……看看你嘴边的笑，都快兜不住了，快收收，保持住你严肃谨慎的威严。”

许心宜逗了她一阵，把剩下的蛋糕分给几个在外头眼巴巴地看着却不敢凑近的新人后，又回到她身边，朝她使眼色：“瞧见那边几个傻小子了吗？都是今年新招的飞行员，来交体检报告的，稍后还要做飞行培训。你人不在队里，威名倒是不减当年，国家一等功空军女中尉，通海第一女机长，操作堪称上帝之手，绰号夜鹰……啧啧，这话传了多少年，怎么还是和门口的铜锣一样响啊？”

“故意逗我？”